



曾经有过那种时候

■黄永玉（湖南）

人们偷偷地诅咒
又暗暗伤心，
躺在凄凉的床上叹息，
也谛听着隔壁的人
在低声哭泣。

一列火车就是一列车不幸
家家户户都为莫明的灾祸担心，
最老实的百姓骂出最恶毒的话，
最能唱歌的人却叫不出声音。

传说真理要发誓保密，报纸上的
谎言倒变成圣经。男女老少
人人会演戏，
演员们个个没有表情。
曾经有过那种时候，
哈，谢天谢地，
幸好那种时候
它永远不会再来临！

六月，阳光刺痛目光

■贾惠（甘肃）

偌大的屋子只有我一人
伫望天涯，默然驿动的心里
想着死亡，数着年轮
试着把疼痛和孤独
说给夏天，这时
流浪的呢喃靠向了思恋
擦过眼睛的衣袖
瞬间就湿了
于是，想起了家
想起了娘

轻轻拨动着梦幻

■冯金斌（浙江）

轻轻拨动着梦幻
叫疼的夜晚
还在落黑的船上

那河道
仍然流淌寂静的声音
或者谁人的私语
一点一点
连时间也被搬运了

漂成的事物
忍不住把路过的水流裹挟着
月光拥吻了影子
西厢房的女人
喊我，叫我
已褪下了故人的旧光线

会对着月亮
描述风摇中的颤抖
所有的叫疼都在人间

古筝

■唐慧忠（湖南）

你是
从唐朝走来的诗人
扭着丰腴的腰肢
你是
从宋朝走来的词人
迈着婀娜多姿的舞步
你是
养在深宫别苑的格格
竹篁清绝
人迹罕至
我多想化茧成蝶
某天
悄然翩至你的身边
去轻轻拨动
你紧扣的心弦

村口的哑巴

文 / 刘议庠（四川）

哑巴是村里同队的一个
长辈，和我做邻居，那要回到
小时候我还住在老院子里的
时光。那时候，每当我背着书
包从他家门口经过，哑巴总是
朝我微笑着点头，张大嘴巴，
“啊啊……”地同我打招呼，
我自当好玩，也“啊啊……”
地比划着与他回应。一来二
往，我也和他格外相熟。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老
院子里的人家越来越少，都
陆续把房子迁到了村道两旁。

我家搬走了，哑巴家也一样。
他搬进了村口公路旁的一栋
砖房里，据说是他兄弟建的。
就这样，哑巴不再和我做邻居
了，但没变的是，我还是需要
从他门前经过，只是地方从院
子里变成了村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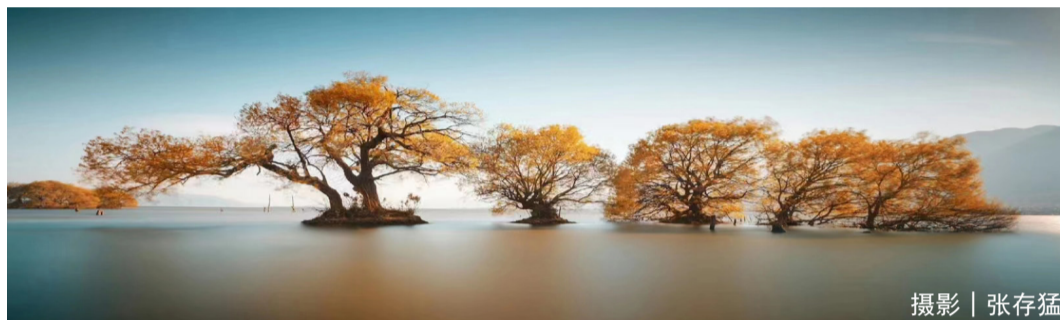
不知不觉，我已年近不
惑，哑巴更是已过古稀。我也
早已从背着书包经过，变成了
提着行李箱经过，从走路经过
变成了开车路过，从每天变成
了一年一两回，从一年一两回

变成了一年一两回。但每一
回，他都冲我点头微笑，同小
时候一模一样。我也总会在经
过他家门口时，习惯性的驻足
张望，像搜寻宝藏一样……

有时候想起，我甚至不知
道他的名字，或许他就没有名
字，也或许他的名字早已被人
遗忘。但他的事情，我是或多
或少记得一些的。勤劳，庄稼
活不在话下。能用楠竹编制各
类生活用具，如：挑谷子用的
箩筐，晒谷子用的垫子等，

也靠着这门手艺，维持生计。
本分，不惹事，不见有什么是
非，甚至不见和谁有个来往。
或许，他的生活就像水一般平
静，但在我心里，他就如同村
口的守护一样，不用任何言
语，却在不经意间传递着我对
家乡的期望与过往……

近些年，回乡之日渐少
，时常回想起村子里的那片青
山，那弯绿水，更忘不了村口
那熟悉的哑巴点头和微笑。



摄影 | 张存猛

棕扇

文 / 黄三畅（湖南）

太岩是个残疾人。他的
手臂、手指、腿胫枯瘦，而
其间的关节又特别突起，因
此，那些部件就像郑板桥笔
下的萧萧瘦竹。走路要撑拐
棍，姿势当然是一瘸一瘸的。
也能做不须花多大力气的事
，当然谈不上便捷。吃饭时摸
筷子都是摸不稳的。

但他有一门绝活，就是织
扇子。织一种棕叶扇子。春
夏之交的时候，把嫩棕叶割
下来，去掉筋，均匀地撕成条
，放在鼎里煮，煮到一定的火
候就捞出来，晾干。那原本是
青青的棕叶就蜕变成嫩黄色。
又把一部分染了色，用的是
从村后山上采回的泥土和成
熟的浆果，红黄绿紫黑都
有一一货真价实的生态染料。
然后就织扇子。他那种骨节
突起的手指，织起来当然不
灵便，拙拙笨笨，呆呆滞滞
，甚至抖抖索索，那些棕叶
呢，虽是柔柔的、绵绵的，
却一点也没有活泼妖娇、飞
舞灵动的韵致，显出一种疲
软和痴呆。

正像烂泥里能长出漂亮
的荷叶荷花，太岩那骨节突
起的手指也能织出精致漂亮
的扇子。也许正是织得慢，
他手里的扇面，就渐渐从扇
柄下生出来，渐渐宽展着，
那扇面上或者是打算织的
草呀、花呀、鸟呀、鱼呀，
就渐次长高，长成；或者是
打算织的“寿”（繁体）字
呀，“囍”字呀，就渐次显
露出一截或一边。桃形的扇
面收梢了，那些草呀、花
呀、该长多高就长多高了，
该开花就开花了，扇面上除
了氤氲着棕叶的清香，还洋
溢着花草的芳馨。那些鸟呀
、鱼呀，

该怎样展翅就怎样展翅，
该怎样跃水就怎样跃水，鸟
儿咯咯的歌声鱼儿跃出水
面的泼刺声似也能听到。那
些“寿”（繁体）字呀，“囍”
字呀，也成了完整的，虽朴
拙却沉稳，是的呢，还凝结
着对老人、新人祝福的诚意。

稍加修整后，就把一根竹
签从扇柄端头插进，直穿到
扇中心（让人联想起古罗马
神话的爱情之箭），这样扇
起来就显得硬挺。然后就自
我赏玩一番，再扇一扇，既
是试用，也许有先要自我享
受一番的意思。

太岩织的扇子，有的卖，
有的送人。有一次太岩给媒
婆九菊送了一把，媒婆九菊
知道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就热情地为他找般配的女人。
终于找到一个，于是太岩就
成家了。新郎已近五十岁，
而新娘还只有三十五、六岁。
是一个被前夫抛弃的盲人，
叫芭叶，眼窝凹陷，脸色倒
是泛着红润，好像抹过染棕
叶的一种红颜料。

芭叶做了太岩的徒弟。
太岩用心教，芭叶用心学。
她眼睛心不瞎，居然会把花
鸟虫鱼织上去，只要别人把
染了各种颜色的棕叶分门别
类地摆放好。她织出的扇子
，那花鸟虫鱼比太岩的还活
力四射。织的时候，那棕叶
在她并不纤细的手指间妖娇
旋舞，像是她的手指给了它
们生命。织好以后，就用手
指在扇面上慢慢地、轻轻地
抚摸，抚摸那些灵物啊，是
在与他们进行心灵的交流。

芭叶很有开创精神，扇

子不只是桃形，还织出芭蕉
扇形、折扇形、圆月形等
好几种形状的。

芭叶和丈夫太岩一样，
也开始热爱这门手艺了。

热爱自己的手艺的人，
总希望把手艺传承下去。夫
妇俩的愿望是，生一个孩子
，然后把手艺传下去。可惜
不如意，到了四十岁、四十
五岁、五十岁，芭叶的肚子
还没隆起过。

于是太岩动员自己的侄
儿、侄女、外甥、外甥女来
学，可惜没有一个愿意学的。
都说，你织的那种扇子又不
值钱，还没有什么人买，学
它做什么？

太岩就手持一把芭蕉扇，
扑两下，仰天长叹：“天要
绝我的手艺了？”芭蕉扇能
扑灭火焰山的火，却扑不灭
太岩心中的忧愁。

芭叶就建议：愿意来学
徒弟的，不要“师傅钱”。
于是，太岩放出风去，愿
意带一个徒弟，不要“师傅
钱”，但没有人来学的。

太岩又放出风去，愿意
带一个徒弟，不要“师傅钱”，
在自己家吃饭也不要钱。但
还是没有人来学的。

太岩又放出风去，愿意
带一个徒弟，不要“师傅钱”，
在自己家吃饭也不要钱；估
计一个月之内可以基本上学
到手，这一个月之内开他的
工资。但还是没有人来。

太岩就愁得吃不下饭，冬
天也拿着把扇子，雪花飘下
来扑雪花，火苗燃起来扑火
苗。有人就建议他们领养一
个孩子，自己的孩子，总能
让他



艺术家黄永玉 逝世 遗嘱不留 骨灰

中央美术学院 14 日发布
消息称，艺术家、艺术教育
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黄永
玉于 6 月 13 日 3 时 43 分
逝世，享年 99 岁。

黄永玉 1924 年出生于湖
南省常德县，祖籍为湖南省
凤凰县城，土家族人。他曾
任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主任
、中国国家画院版画院院长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黄永玉精通木刻、绘画和文
学，一生创作了大量艺术作
品。

黄永玉遗嘱：

“待我离去之后，请将我
的遗体进行火化。火化之后
，不取回骨灰。任何人和机
构，包括我的子女、孙子女
及亲朋好友，都不得以任何
理由取回我的骨灰。我希望
我的骨灰作为肥料，回到大
自然去。请所有人尊重我的
这个愿望。”

我离去之后，任何人不得
办理各种类型的纪念活动，
我的家人不得去支持或参加
其他人组织的纪念活动。”

（她）学。正合夫妇俩的心
意。于是费了不少周折，终
于在儿童福利院养了一个，
是个三岁的孩子，也有疾
残，一条腿是瘸的，一只
手也不灵便。夫妇俩当珍
宝一样呵护着，打算到四
、五岁的时候，就教她学
织扇子。心里的想法是，
自己的孩子，打小就看见
父母织扇子，可能也会喜
欢织；再说即使是自己的
孩子，不想学也要强迫她
学。